

後漢書

卅之卅六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後漢書三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註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

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見章詔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

一卦六日七分也

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川友安帝徵之對策

為諸儒表後拜吳令

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是也

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

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曰博士徵之宗

恥曰占驗見知聞微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

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

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迺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

妖象地見災符所曰謹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

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曰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

易稽覽圖曰凡異所

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天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水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禪其子孫使得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

論語曾子曰吾思過念

咎務消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

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

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

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

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

其猶鼓籥口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

論語如箭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

愈伏况往年呂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

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

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

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二年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

遷殷去奢即儉

帝上紀曰盤庚曰朕在河此迫近山川自相辛日來會注不絕乃更

盤庚三篇是也毫在復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

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

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臣愚曰為諸

所繕修事可省減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入之慶也仁

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

地祇陰性澄靜宜曰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曰來陰閉連

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

也

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

也此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昏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

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

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

曰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及時節由功賞不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京房

作易飛候曰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

涉歷與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

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二公卦凡卦法一為元十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

事以風雨寒濕為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

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為三公之日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

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

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

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股肱良哉著於虞

所高嚴也赫赫顯赫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附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為豆四

豆為區四區為樓遲假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

易而愈之速曰此消伏炎膏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

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谷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謂綏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

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

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

書使對尚書頴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

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慙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

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

王之務誠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文武之業擬堯舜之

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頴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

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

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

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

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

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鄭曰僖公三年春夏

釋更禘之通罪重寇之誅去許何峻之於所禘今二十五年曰方今天旱野無生

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也破疾今

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曆二月日加申日在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

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徵政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

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

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

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時天立應曰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為善一歲天亦

如是則景雲降集青冷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存經授神契曰

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顯以園陵火災故引

之也青冷謂災氣

二事去年呂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

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稱賢圖曰有無無貌無道入也有貌無

此賢者屈道任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呂虛事

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

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

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日也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呂求善贊

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呂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

能於此際自新如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

初則通無窮也

歷天門災成戊巳戊亥之間為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呂六日七分候

之可知大災膏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

呂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

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

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呂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存

文皇帝締袍革烏木器無文前書曰季文帝身衣弋絺足履革烏木無刀衣繼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

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呂享福高宗殿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

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呂思先王之道三年編疑重譯來朝者六國

景曰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幸用公

公曰歲饑人餓誰以我為君子韋曰君行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二舍一舍行七里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可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

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呂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

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

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

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

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入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出入軒轅統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

呂于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

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呂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

容之間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呂理人倫呂表賢德故天授呂聖子成

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呂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

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

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曰悟陛下益善言

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

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荷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

左足入玉井數日迺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曰橫一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

星下四小星至十月廿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

外四星空行荷股也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論雅曰罰謂北極

亦為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所居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

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曰應

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臣恐立

秋曰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

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舍獄備守衛回選賢能曰鎮撫之

也同易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大尉轉歸外傳曰司馬宜

曰五月丙午遣太尉服于戚建并旗于旗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持節

旗也以火勝金故建武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說於於西郊責躬求

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益曰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

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

外司各各考事考劾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也

時考問延火者多所收捕備經考毒毒火為天戒臣悟人君可順而不

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曰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

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

曰甲乙見者則遣在中台禮官也禮詩外傳曰三公若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

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

陵崩川絕山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植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種五穀之時也而白虹見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

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咨也且

立春呂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金能勝木必有

兵氣宜黜司徒呂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呂來三百二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

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林謂以三基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皆自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

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

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唯獨賢聖之君遭

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

陛下迺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帝為人

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

而豫防之臣呂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

三謂駁也剛也左右指也文帝除之當駁者見錯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二年除肉刑

城巨容當別者筮二百當左右指者筮五百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

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

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

究暢臺詰頤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

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呂致災或改

舊呂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呂實對頤對

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尊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

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施惠下及先

是遵其行令也而令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

是遵其行令也

而令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

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

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

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

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常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

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又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私曲

之意若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使

尚書也臣誠愚憊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

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任乾圖曰陽起於一大帝為此接氣成於二日三百四歲

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凡千五百歲之數先立不全

百二十歲大終復初故曰土者隨天警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

五行更用更漸變改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

者之法警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曰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

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

善可昌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

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曰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曰答聖問頭

又上書為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

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

曰人惟營惴怖靡知屠身臣聞劊舟刻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制木

聘賢選佐將曰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群龍喻賢臣也鄭玄注

德二乘舜既受禪禹與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君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

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

將行也若順也順否謂誠合謂善宣王是賴曰致雍熙陛下踐祚曰來勤心

天子衣青衣服蒼上蓋

之則衣朱衣服赤上蓋

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曰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西房臣

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曰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

而後集論語色斯來矣邦而後集爵曰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

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聽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首則皆懷歸

數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為人不用之則逆天

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

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四始謂開離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

王為大雅之始詩外傳云五際即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

篤實矜矜慄慄曰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德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

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

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國隱可也國有道則哀矜而執事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謂於變異朝廷前

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曰喪病致命遂志老

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論語子貢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國

三年迺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

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及

京師曰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

仁潔白之節情同敝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前其曰口氣為帝問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天之生固必為

聖漢宜蒙特徵曰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官次昔顏子

十八天下歸仁論語子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獬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

八為阿邑幸出魯以質之邑以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曰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

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

歎願汎問百僚覆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

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霑聲迺

發大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

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

包曰房四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尚書洪範記曰月

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日攝提一日重華也重華者謂歲

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又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水也金剋木故

相賊也此曰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宗州為房心宋之分也石

氏經曰石氏經人石中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

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

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西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

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

有西風及逆時節伏當與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

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養其方也皆婦

口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養其方也皆婦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責已若令雨可請

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

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

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繼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自史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

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

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

也備少也願陛下早宜德澤巨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

夏之後迺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

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不就即去歸

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洛陽地陷是月也其夏大旱秋鮮卑

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顛言後

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

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曰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陽陰人也鳳山通口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縣陰縣好學博

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

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曰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

萬世之法九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

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

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

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

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大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人歲為木精好生惡殺

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

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

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

竹枯不出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

人聲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呂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

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

字文理平原人

遷太原太守都有憂痛中官規成爲百姓所慮曹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滅匿主人悉生伏誅和帝徵諸廷尉以贖宗室不忍致之於刑曹岑哇捕于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恒帝而陛下受闕啓之譜乃美人外視張子禁恬恃榮貴不與法網增典功曹岑哇捕于禁付宛獄答殺之桓帝徵瑨詣廷尉下獄死瑨曹廣管音音

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人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劉茂其上書訟瓚等命不納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略曰陽賢者殃及三世後賢者昌自陛下卽位臣來頓行誅伐梁寇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于孫後賢者名不令鄧並見族滅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

當諱杜衆乞死諒臣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宥而并彼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臣來未有拒諫誅賢用

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臣

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於廷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

史記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庚次管叔解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丹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

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詩國風序曰孟斯后妃了孫衆多呂廣孟斯之祚也言若孟斯不如是則子孫衆多也注云孟斯蛇蟠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如是惟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

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衣山松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

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呂爲符瑞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或聞河內龍死諱呂爲

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襄華山神操璧呂

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客鄭客入函谷至平過瀾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石叩樹當有應者曰書與之鄭客

始王逃之死於沙丘如且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人有道云今牛則龍死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

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

石者安類隆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

隕石於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於孟於是楚執宋公曰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隕星下東郡至地為石人或刻其

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間之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恒帝延熹七年隕石于

盡取石傍舍誅之因燔其石不有大喪必有畔逆察春秋自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陵相

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天學西門曰壞入臣曰為河者諸侯位也李慈後神契曰立

諸侯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文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

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

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曰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

異也何曰異麟非中國獸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

也其經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

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名穀神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臣

雖至賤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

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

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

所召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瓛

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

星鬪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

者宮崇所獻神書專曰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

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太平經曰真人

致太平豈可謂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錄分則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

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二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

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錄分使其同一券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

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

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相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

地也十盡死固無生者真入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自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

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七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

到或有不生子者及斷絕天地之統使國步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

氣已到天皇氣生物
乃當萬倍其初天地
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
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

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方之人也夏育衛人方舉千鈞末萬宋人殺潘公遇大夫仇牧於
之方焉而死申門此而設之商者門闔彭生齊人殺魯桓公幹而殺之范曄曰以任鄙

未詳何世也殷紂好色妲己是出
妲己蘇人之美女也賦於紂紂納以葉公好

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來公不禮于張曰君之好十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
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公子高好書龍天龍問之際之窺頭於脯葉公子高見之葉而走五色無主

非好真龍也專見新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

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

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頭三十三星而帝居
今迺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

常伯侍中也高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浮屠即佛也但聲轉耳並此道清

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

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
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

淨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
宿便歸終去示無愛戀之心也

天神遺旨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晒之四十一章神天神獻玉
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

囊盛血其守一如此迺能成道
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

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楷曰

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

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後稍見任至於順

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

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

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

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關人也絳侯周勃

官顧麾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

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衣蓋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楷不正辭理指陳要

載於是上笑推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

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下言
造合私意

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

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

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

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開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

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言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漢書曰也素謙也以朱為介道首縹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受使書于而丹曰合于宮之道通丹書之信也青者生仁而

有心赤者太陽人上之正色也水者傅時有道士琅邪上宮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得各占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

賓客三分之一下樓拜之字客者禁河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皆悉使婦女人見策母請之

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東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苦籍山頓談琴焚香讀道書不以助也卒為蠻夷所殺此其無益諸君但求世目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備斬之懸首于市其言曰陰陽

五行為家而多水觀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也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

為吳今大禹象為人法故當示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于授人以言用使神史應氣而往來也人象附之謂神聖也鬼百中百十中十其鬼者可使神為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迺救滅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

卽位吕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

至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吕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乘茂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

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

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自有補於時後人所當

取鑒者也然而其救好巫故君子不昌專心焉如至謂心鬼神之事也范

其故也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州蘇竟飛書清我舊陰同郡故云我舊也

襄郎災戒寔由政淫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三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註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前書云解字分伯可內朝人徙茂陵也武帝時呂任

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

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王莽改太守為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

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謂高姓也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更始

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

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

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巨彭寵之敗離猶遭也民多猜惡寇賊

充斥充斥見也伋到示巨信實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

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

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

穎川太守召見因辭而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

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

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襄

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倭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謂擅放

帝美其策不巳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倭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

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召盧芳

據北上迺調倭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詔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倭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

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倭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

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

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

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倭問兒曹何自遠來曹帶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奉迎倭辭謝之及事訖詣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

當還倭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倭為違信

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迺入是時朝廷多舉倭可為大司空帝

召并部尚有盧芳之倭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倭

知盧芳夙賊也難卒呂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呂結寇心芳將隋

昱遂謀脅芳降倭芳迺亡入匈奴倭呂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

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呂充其家倭輒散與宗

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家塋地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

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

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呂狀

聞世祖召見賜呂祭職漢制假存儀以代斧鉞推豹古今注曰後魏前驛之

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為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

亦曰繁戰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

賊規欲北度迺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

賊遂翦滅拜成臯令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

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

清平巨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為農器排音拜反治

編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棗古字通用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為人興利

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巨無勞不

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迺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

偃兵修文群帥反旅反旅謂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

未警聖德威侮二垂警猶曉也二垂謂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

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橐音高詩夫勤而不

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

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是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且

為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

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

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晁藻言其和睦歡悅如晁之戰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

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厲勉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備

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巨下咸

懷樂上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巨勸也陛下誠宜虛軼數郡巨俟

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

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

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村本巨

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二介臣也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

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
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
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方能經
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
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
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臣重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巨虎符其
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臣明著國命斂持威重
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
也曰編年第一卷第九卷兵遣使符合為聽之符使符以竹五寸刻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聞者發兵但用重書或巨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臣為
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巨絕姦端昔
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巨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

不顯

君夫人平原公數遺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軍救趙實持兩端以觀

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
心朝廷謫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
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
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

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也遭

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

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

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特而市百

賈為主文時而市販大販婦為主
今既人皆設繁故一月四合也

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

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
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

所笑或言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
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載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
車就路姑臧史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

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十萬口上追送數百里奮
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

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迺執其妻子欲曰為質奮年已
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

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群氏所信向奮迺率厲
鍾留等令襲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迺推奮妻子曰置軍

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
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

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
之若仇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曰奇經明當仕上病去

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
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人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

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
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

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

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迺謂曰卿何似我故功

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脊亂邪鄭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因病范

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迺去後碎公

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

曰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

府稼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

已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

范對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也

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拜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人塞烽火日

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

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

火營中星列山兩平交謂如十字其頭于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驚待旦將退范迺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於寢房中也斬首數百級虜

自相讎藉死者千餘人駢棘也藉相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

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

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巨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

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巨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

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作協韻首則護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

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巨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

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迺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

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曰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
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實憲曰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
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
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曰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
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曰信意而感物矣信音若夫高祖之召樂布

樂布樂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樂王彭越贈為梁大夫使王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夾三放詔有收視
者輒捕之布至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加以問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
于樂布不待而疑以為何則人
入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明帝之引廉范加怒曰發其志就戮更延

其龍聞義能徒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
闔必由

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然高帝明
帝初怒樂布廉范後感曰義而赦之王堂字敬伯廣漢郡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
茂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

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
在今濟州東阿縣東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

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

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庸即庸縣也故城在
今房刺史張喬表

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

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曰死

守之阿曲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

誅堂曰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

議郎續漢志曰議郎
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

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

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

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曰求

屬不行竝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勅兵追討即便奔散而

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
瓦棺已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已為蜀郡太守有

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軍

前書曰建以校尉從

大將軍青瑋子初封平陵侯中子武

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

持執也執毀譽之論

謂如藻其滅否

七次威憚之至迺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

之三輔流為大人

大人天子之稱

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

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

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

原令

武原縣屬趙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

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迺請太守為設酒肴陳

平王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之蘇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

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已折折權豪皆肯

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

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常侍

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

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

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

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父因刑其尸已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

諸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

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為楚上所殺子胥復仇鞭平王之尸解兄寤榮傳

迺藏母於武都山中

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縣縣界有仇

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

遂變名姓盡呂家財募劔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剋會

高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厓在寺北垣下

說文云厓芻藁也音工外天垣牆也

不韋與親從

兄弟潛入厓中夜則繫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高之寢室出其牀下值高在厓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高大驚懼

迺布棘於室巨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劔戟

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高有備迺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其父冢

冢斷取頭置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高匿不敢言

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寒冢榔楠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

傷發柄喘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

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負太原郭林

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捍

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巨舒其憤竟無手刃後

上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張位九卿城闕

天阻宮府幽絕坎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隳慮出

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沉復分骸斷首

巨壽生者壽也使高懷念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巨斃之也力唯

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巨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

碎不應為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高素

善後奐頗有隙及熲為司隸巨禮碎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頗

既積憤於奐因發怒迺追咎不韋前報高事巨為高表治謙事被

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

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迺先巨鳩與賢父曰若賢

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

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巨是衰破又段熲為楊球所

誅天下巨為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曰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原免也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迺羸服問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林間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懼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竝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吏續

清平迺班官政令候民病利病於人曰病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

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

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曰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

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

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襦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

資爾母子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自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

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

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曰示之緼曰臣之所資

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曰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

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

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巨府

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鄆城人也

鄆城今博州縣

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有政理

迹舊交耻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

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鸞而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

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

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溢亂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

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

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

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

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

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曰安巷路為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友今見清平吏不敢餒在事三年為十

二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

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曰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

駢駕垂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

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

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瘞陶長濟陰董昭觀津

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

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襲有志操連徵不

至康少仕郡巨義烈稱刺史臧晏舉為茂才除高成令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

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巨備不虞不得行來

行來猶往來也

長吏新

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巨恩信為治寇盜亦

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

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

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

賦斂

僭輕賦曰寧天下除煩就約曰崇簡易

易曰乾曰坤曰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

故萬姓從

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

曰從苟欲勞苦割割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

化而卒被詔書敕斂用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

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

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公也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

不責盡力于公田起履踐麥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蠲者子也公羊傳冬哀公增賦而

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訖而仲尼私於冉有曰子豈有聚奪民

物曰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傳

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救從善

曰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曰營聖明大

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

田里復徵拜議郎會盧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

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賊悉降帝嘉其

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

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表術屯兵壽春部

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曰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曰

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

假者皆遁伏還旦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

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饑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

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表

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續字公紹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

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范遷蜀都太守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主一蘇

聞者皆慙爭往償之債音則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

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

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

欲殺其妻子長吏巨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

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

始立欲巨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

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

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

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令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

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

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此水西南流射水注之小山

侯射水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兒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

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

諡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

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

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易曰大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

迺起帝聞之常勅騶騎臨朝迺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

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深其化未嘗

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

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

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

一無所用巨為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季子之心使與

夫人同墳異臧帝善其令巨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

曰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曰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曰恭侯
贈曰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
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
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
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
善人者不使役之故眾人稱善也說苑

道實廉曰崇禮節管子曰倉廩
實而知節取諸理化則亦可曰施於政也與夫愛

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
殊間哉言不異也問音古尊

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
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禮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

遣致之曰儵清靜自保無所六入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

收捕儵曰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上校尉復上校尉主葬
尉事復上於曠也永平元年拜

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曰識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

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曰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

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

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曰順時氣顯宗竝從之二年曰壽張國益

東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
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曰至親悼傷之

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
帝怒曰諸卿曰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是曰周公誅弟季友鳩兒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
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

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之
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弒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
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

兄君臣之義也上猶音陸

臣等曰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

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帝歎息良久儵益曰此知名其後弟

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

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時特進一言女可曰

配王舅可曰尚主安為特進但曰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

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賜甚厚謚曰哀侯帝遣

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父負

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於人曰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

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醪酒汁每輒擲人吏曰為利儵竝

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曰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部竝

令從之長子汜嗣呂次子郴梵為郎其後楚帝發覺帝追念儵謹

各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

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紀也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

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

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剛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

侯學教檢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

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

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淮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

行修儒備習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

陽準為鄧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

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迺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曰不

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成王賢主崇明師傅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郡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

誅戰不違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秦明皇帝兼天地之
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

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
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矍者如矍矍也又多徵名儒曰充禮官如沛國趙孝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古歸謂休養也或豐衣博帶從
見宗廟其餘已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瞻瞻之良華首之

老瞻瞻白首貌也音少加又書瞻瞻良士也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衍衍和詳貌也詳覽
群言響如振玉五音之金聲而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

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
衆百數問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何奴遣伊秩誓王大車且溲

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曰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令
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

習談談之辭談談謂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欺謂誣也

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頹俗薄且致苛刻左傳曰亦人精刑書叔向使歸

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與于書權刀之末將盡爭之邪其敗乎杜預注云雖少喻小事也昔季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

化流景武之間臣愚臣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

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曰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

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

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

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

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因準上疏曰臣

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為太太猶甚也春秋穀

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羣不造作也

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

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

林池籟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功尚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土作

器概尚方主作刀割器物者於池苑中以竹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

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

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入於在禁者遣使持節慰安尤

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

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帝定關隴道人為塞置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

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及食音飲願巨臣言下公卿

議太后從之悉巨公田賦與貧人印擢進與議郎呂倉並守光

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粟食給慰安生

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遮流迸家戶且盡準諫

督農桑廣施方略其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荒

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呂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荒

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聖塲壁說文曰塲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

年呂疾繼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

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信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

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

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

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適召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

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滎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皆屬南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

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
識識隨貴人至呂為騎都尉封陰鄉侯二年呂征伐軍功增封
識印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
可呂示天下帝甚美之呂為都尉鎮函谷遷侍中呂母憂辭歸
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及顯宗立為皇太子呂識守執
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常留鎮守京師委呂禁兵入雖極
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曰勅戒貴戚
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選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悺等多至公
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為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呂本官印
綬諡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
永寧元年鄧太后召璜弟淑字子綱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為和
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

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若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奮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
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
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依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呂為華
而少實但私之呂財終不為言是呂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殺
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
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今天下缺
望誠為盈溢缺音先志交前音音義曰缺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
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喜與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
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夫

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眇眈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

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

眩疾甚後呂興領侍中受顧命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心雲臺廣室

會疾瘳召見興欲命呂興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

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

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

威重與疾病帝親臨問呂政事及辭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

呂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竝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

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呂謹

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

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呂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

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周昌朕躬有周昌之直

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嘗者

子孫宜加優異其呂汝南之鮦陽封典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子慶為鮦陽侯

在鮦水之陽也音糾慶弟博為滎強侯滎強縣屬汝南郡在滎水之北博弟員丹竝為郎慶推田宅

財物悉與員丹帝呂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

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諡典曰翼侯

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典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

新陽侯新陽縣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眾譽

顯宗即位呂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光武女也公主驕妒

豐亦狷急用疾也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

呂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

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雜

行書曰富神名謂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寵中
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而指肝泥寵令婦奉

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
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曰臘日祀
寵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

紫物物恭順和也公秩其紫紫
金印龜鈕曰應徵漢官儀

後漢書三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註

後漢書三十二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註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

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迺拜浮為大將軍幽州

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

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也收士心碎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曰為

從事本後為及上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迺多發諸郡倉穀

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曰為天下未定帥旅方起不宜多置

官屬曰損軍實謂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頗有

不平因曰峻文詆之峻嚴切也寵亦很強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

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殺意計

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曰書質責之質正也曰蓋

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曰不知足而

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

封伐京京叔太叔伯通曰名字典郡伯通彭龍字也有佐命之功光武初冀河北

段段出奔共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

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

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曰大郡任曰威武光武賜龍蓋大將軍事

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

伯通曰豈有身帶三綬職典

大邦豈為漁人守其忠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

曰為顏行步拜起何曰為容坐臥念之何曰為心引鏡窺影何施

眉目舉措建功何曰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梟

即賜也其丁也天蓬食捐傳世之慶祥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

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

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歌況字也况為十谷人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挹也而伯通自伐己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

之行至阿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曰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

遼東豕也今迺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

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曰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曰塞孟津多見

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身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

諛言浮客奉寵上微之寵更動寵無應微又與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鑿戒

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曰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

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攻浮

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已
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已
為帝急於敵不能救之迺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已
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傾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
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疆而發忿公子已言
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敢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王之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國邯鄲求故於魏魏以秦師不救救公子乃獨兵符奪邯鄲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
呂為陛下必棄捐它事臣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
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
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彭越等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
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已傳後哉今秋稼
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

胄生蟣蠶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

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政體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

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

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

浮迺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迺下

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

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非當伏誅帝不忍已浮代賈復為執

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敗帝已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

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

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

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千動三

光垂示王者千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季敦厚詩敬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本儉莊敬爾教

也屬辭比事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皆宣明天道已

徵來事者也徵驗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有寬也使得蘇息

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

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然已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殿也尚

三考黜陟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困為

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千餘歲官首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

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已為天地之功不

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聞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

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已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

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已希虛舉斯皆

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大物暴長者必天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

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

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

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

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

之吏刺舉即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

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

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已和平而災異尤見者而豈

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

即位已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

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已使者為腹心而使

者已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

每州有從事秩百石

目謂令采察也 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己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

張空虚巨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

盛衰貽後王也 夫事積久則吏自重 吏安則人自靜傳曰

五年再閏天道迺備 夫己天地之靈猶五載己成

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憊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

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己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迺上書

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

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 比日車駕親

臨觀饗將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 尋博士之

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

及自畿夏延及四方是己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 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春秋論語

唯取見在洛陽城者 恐自今已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

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 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

遠方也又諸所徵試比日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 語曰中

國失禮求之於野 臣浮幸得與講圖識 故

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

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己浮陵轅同列每銜之 惜其功

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 宗大怒

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 尚優游

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 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

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 紀方反

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 紀方反

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 紀方反

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 紀方反

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
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

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人不取東向韓趙
如子起曰即有官也起曰大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取東向韓趙
官從了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二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少國疑
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
乃所以居子上也及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以爲難與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策弘不得一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三謂勤客說下相色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邊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

武明帝躬好吏事亦已課殿三公課其殿殿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

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

乎賈生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黔劄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無主上不遠也是時人皆因物謀及繫太安卒無事故所以此議上也朱浮議諷

可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時察相制故引之焉得長者之

馮魴字季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曰氏焉

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弟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又名揚也秦滅魏遷於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四

方潰畔魴迺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已待所歸待真上也是時湖陽大姓

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中屠李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

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

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已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

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言爲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

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

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

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

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也拜虞令虞縣屬秦國本虞國也

爲政敢殺伐已威信稱遠邾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

起邾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迺遁去帝聞郡國反卽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鬪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刎剔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剔字音他計及謂剔去髮也負鉄鑽說文曰鉄到刀也鑽鑽也音贊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已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已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爲帝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己高弟入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以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刑以上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

陰嵩爲執金吾勳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

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魴車駕發後將優騎宿玄武門衛邊上領南宮吏士

給牀席子孫建初三年己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魴朝賀

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

主少爲侍中己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

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

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駿

犀具劔佩刀以班犀飾劔也紫艾綬艾卽整潔也上坎各一半坎曰坎以飾帶也拜子世爲黃

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

詔己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即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

祿勳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侯立意云以孫濟北惠王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

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旣立石與喜皆己阿黨閭顯江京等策

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琬光音和帝

時詔封楊邑侯亦曰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延初生其上

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曰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

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扛音江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

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

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

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

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

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

裁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自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

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名宗姓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

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季文子

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下衣帛馬不食粟曰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

居有頃宗果曰修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

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

陵有焉小黄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走小黄北

後為介陵廟於小黄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

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骸故諡曰昭靈夫人時延為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

葉皆諧其數朱根也薛茂木更生也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

下見引咎曰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迺制詔曰曰陳留

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也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

後漢三十三

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謝承書曰況字文伯

名族該繼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小年十五年埋蟲起泰時元正朝

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黄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

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

輒加笞二百笞也信陽侯陰就就本傳信作就迺訴帝譖延多所寬

枉帝迺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

居西成迺回欲還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

重燒重燒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

成人呼稱拜陛戰郎已戰刺延此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

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

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

巨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顧左右

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與馬衣服延已衍雖有容儀而無實

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迺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請闕謝承書曰帝賜

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華下副實行不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

配容積二年不用於是上乃勅衍稱南陽功曹請闕有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

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已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

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

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已楚謀告延延已英藩戚至親不然

其言又欲醉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從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

志弘交通楚王而止竝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

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餒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未而出并日而食延從曾孫放字

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

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已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

後漢三十三

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已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

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思若邪溪載薪為難顯曰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

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護

弘少為鄉耆夫

守第五倫行春

廉弘帥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下英謀反發

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

及皆改變名姓已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鎖

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

還鄉里由是顯名拜

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

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已為臺職

於開選多無樂者

後所陳有補益上政者皆著之南宮已為故事

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趾七

治

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

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

殷積

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

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

風分隔其間

禮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得一遺箭頃有人覺弘還之問

特從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判史少子舉季舉理順東部候

謝承書曰其曾祖父不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

謝承書曰為書文鄉耆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其鄉小者縣耆高

人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也

人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也

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

覺已疏引貶也

貶被

還鄉里由是顯名拜

政不煩苛行古大早降

初為尚書令舊制尚

雖尊而酬賞甚薄至

為長帝從其議弘前

事出為平原相徵拜

在職二

在職二

在職二

在職二

在職二

在職二

在職二

在職二

也由此呂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
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竝不宜處位書奏吏
與光故舊因呂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
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
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
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呂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賦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
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
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
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制符解見舉止進退其可輕乎
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迺止及憲被誅公
卿曰下多呂交關得罪太守幸免呂此重章舉李廉六遷為五官

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常其父代尹
勅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
和帝崩鄧太后呂皇子勝有痼疾痼猶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
養為己子故立之呂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群臣呂勝疾非痼意
咸歸之太后呂前既不立恐後為怨迺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
是為安帝章呂眾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
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遠達之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孔子之詞也權也者反常者也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及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
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無子昭帝為太子乃德乏萬夫之望
王無絕天之壘地有既安之執書曰紂自絕於而創慮於難圖

詩云顯顯中
路萬天之壘

及古則

十一

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也如令君器易三下議卽斗筭必能叨天
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
之心則蕩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
人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以其故可放獻孟子答以此言於戲方
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龍尤魴用降帑帑房也延感歸囚鄭竇怨偶代相

爲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及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周朝傳第二十三

蜀川電國節氏制論出

後漢書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曾孫商 玄孫冀

後漢書三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註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卽其先也

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

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

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

延召明軍謀持涉西域同馬延生統

好法律初任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

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

帥初召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已有老母也

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衆數千人迺請立嬰爲王嬰母謂曰吾自爲汝不始聞先故不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迺不敢爲王今統內有尊

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召當之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更召統

爲武威太守爲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

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爲宣德將軍八年夏

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

同產兄巡從弟騰竝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

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呂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

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呂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

宜重刑罰言遵舊典迺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呂

一可二十三寡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不說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

平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自是呂後著為常準故人

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

之謂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呂除殘為務政理呂去

亂為心刑罰在末無取於輕是呂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

者必有勇論語賦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然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易繫辭曰四曰守位曰仁何呂聚人曰財理財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

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八十一條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免能也言呂和

善帝典曰高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並

刑并相坐律令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

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為謀自藏匿罪人至

書祖父母非誅至殊死上謂知從謂見知故縱武破朋黨呂懲隱匿宣帝聰明

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

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

成律日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政體也伏

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撥亂代反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

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回神明察正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

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呂為

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

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臣今所

嚴刑竊謂高帝呂後至平孝宣其所

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

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

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

罪用五刑亦通表音一又曰爰制百姓下刑之衷

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

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

季宜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

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自有

百萬數聞者三輔從積群輩起

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

人少書討捕連年不獲

百姓安平而任俊之執猶至於此

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

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

博發人為光祿大夫議上遂寢不報

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

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

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

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

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

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

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

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

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

五刑五庸哉尚書答蘇謨之詞也庸

盾手足盾道也衷之為言不輕不

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於

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

條初元元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

至熒燒茂陵火見未央

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

人少書討捕連年不獲

百姓安平而任俊之執猶至於此

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

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

博發人為光祿大夫議上遂寢不報

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

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

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

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

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

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

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

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迺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國除飛書者無恨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子扈後昌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黃門

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

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

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

出零陵始安縣感悼子胥屈原自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

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孤辭兮先嚴斷而後弘行雖難說以鳴也兮卒暴誅於兩觀

厥伊周之協德兮賢太甲而俱寧其幾微兮徒信其名雖吞刀已奉命兮抉

目皆於門閭吳荏苒其已殞兮可信頹於王虛圖往鏡來兮期其在為君各既泯沒兮

屈平羣德兮繁顯兮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誰兮六卿卒強趙墮鳴犢兮秦人入

盟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昭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顯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

生不先後兮惟洪動日遐邁服荔葉如朱紱兮賜鸞格於萍湘歷苦格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又

臨泉濱之神科兮東勃賦於逢陽祖聖道而垂與兮裴忠兮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

後仁惟貴傷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收眞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兮愴恨兮指丹

書願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昌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

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人名昌愚不義善人勸

焉逢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則匡賊子懼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

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樂親竦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

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

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

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自養志詩書足自娛州

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辭命交至竝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

二女皆紡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昌為子而竦家私相慶

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

陷竦等言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

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

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禮古

也 奏記三府曰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榮貴人親育聖躬不蒙

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

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曰

子貴解見光武紀漢興呂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呂為宜上尊號追慰聖

靈存錄諸舅呂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

陽樊調妻嫔嫔嫔音於計及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

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

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

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

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

目更視迺敢昧死自陳所天故云所天妾聞太宗卽位薄氏蒙榮帝

卽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親侯太后母前死懷陽迺追尊太后父為宣帝繼統史

族復興史良師言者也宣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師母與君妾門雖

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

年殊七十殊旬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

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迺下中常侍掖

庭令驗問之嫔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迺留嫔止宮中連

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嫔素有行

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

之曾孫也宏光武於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

卒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稱尊等詩云父兮生我母

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摩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朕不敢興事

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追命外祖呂篤親親其追

封謚皇太后父竦昭帝母趙婕妤帝即位追封妣好父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

為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父適始為恩成侯各置廟也而

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已慰母心遣

中謁者與嫔及扈備禮西迎竦喪東死漢陽故自西迎也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

棺玉匣衣衾火園署名上知棺口漢儀注王侯葬懷已下為札長尺建塋於恭懷

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

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

奴婢車馬兵弩什物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已親疎

竝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

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已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

父封乘氏侯二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

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

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已商為

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迺詣闕

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己

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

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

詩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而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李友著于

問齒珣信結于友朋其在朝廷嚴恪冷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

人之樂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畜積故去委裁足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

賑與貧餒不宜已惠檢御門族未嘗已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

斷頗溺於內豎已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

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遠遂政內

者令石光內首署召令一人共六石為心府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

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為我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

耳遠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

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收遠等悉伏誅辭所連滌及在位大臣

商懼多侵枉迺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

羊傳曰虞徵國也焉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焉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

王所臣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竊聞考中

常侍張遠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久繫纖微

成大言又罪則刑微之非非所臣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

大夫呂望在東郊命用和德和冬行慶施惠下及北人也宜早訖竟已止逮捕之煩逮及也帝迺納

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已不德享受多福生

無已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

骨哈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

亦有權時依禮也乃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推氣絕

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已時服皆已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

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已東園

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曰朱飾之曰銀鏤之前

也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

輕車兵車也賜諡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瞻望車騎

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執不忠侯不聞其音冀嗣

冀字伯卓為人鳶肩豺目鳶肩也洞精矐眇洞通也瞻望車騎

吟舌言謂語吃下能明了我裁能書計少為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

碁挽滿酒引強也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碁石為之音蘇代友說文曰擊行碁相塞謂之

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六博音蘇代友說文曰擊行碁相塞謂之

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六博音蘇代友說文曰擊行碁相塞謂之

癡頭謂之癡頭有五采列為一畫者謂之寒刻為兩畫者謂之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蹴鞠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悅也所目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也又好奇鷹走狗騁馬鬪雞講武知有材也

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

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

與商言及冀之短商言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

迺推疑於放之怨仇請呂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欲日滅口使捕之盡滅

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迺拜冀為大將軍弟侍中

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立繼祿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

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後暴滋甚冲帝又崩

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

也跋扈猶驕暴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菹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

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

封冀萬二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

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

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

農人宰宜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迺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

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

翟相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

為妖態作愁眉嗔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嗔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齟齬笑者若齒齟不

制作平上駟車鄭玄注周禮云駟駟也所用自蔽隱也善韻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埤幘狹冠埤下也音頻爾反一音皮彼反

折上巾蓋折其中也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漢曳地如狐尾也壽性紺忌紺也言性忌言如紺之類物

通期有微過帝呂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

也通期有微過帝呂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

女通期有微過帝呂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

交通期有微過帝呂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

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
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
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
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
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行者託曰言事因與私焉宮內
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
在位者外已謙讓而實崇孫氏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
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其籍屬縣富人被曰它罪籍
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
富而性吝冀因曰馬乘遺之實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也從貸
錢五千萬奮曰三千萬與之冀大怒迺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
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曰反遂收拷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

貨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一也

乘輿迺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

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執橫

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迺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

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連房洞戶洞通也謂

柱壁雕鏤加曰銅漆愈牖皆有綺疎青瑣瑣小窓也綺疎謂鏤為綺文青圖

曰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架虛為橋金

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

山十里九坂曰象二嶠嶠山在今洛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

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曰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

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曰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

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

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迺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苑刻其毛呂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呂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呂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迺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人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下悉呂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冀初封襄邑縣陶陽成是四縣賞賜金錢奴婢絲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呂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下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嘗曰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

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也

奈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

冀門幾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

賓客布在縣界呂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呂

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呂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

自侍坐呂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

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

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傷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

初拜不謁冀託呂他事迺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

凶縱不勝其憤迺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

略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

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聚往則昌未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高爵厚寵鮮不

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德高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

盛將無言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言童蒙見拔

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

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若殷王受之迷亂于酒願除誹謗之罪言開天下之口

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者著迺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

為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陰謀陰求得咎殺之隱蔽其事學生

桂陽劉當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巨辱之時太原郝絜

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詞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

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傲捕前奏

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亡知不得免因與

著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迺得全及冀亦有詔言禮記著等

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奸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

帝轉為光祿勳又諷眾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豹時

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

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

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

謁不疑冀諷州郡言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

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

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

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

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

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

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

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

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

盛將無言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言童蒙見拔

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

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紂王受之迷亂酗于酒願除誹謗之罪言開天下之口

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者者迺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

為入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陰求得咎殺之隱蔽其事學生

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官辱之時太原郝絜

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

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傲捕前奏

記者竝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亡知不得免因與

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迺得全及冀亦有詔言禮記著等

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奸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

帝轉為光祿勳又諷眾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

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

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

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

謁不疑冀諷州郡言它事陷之皆兒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

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

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

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

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

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

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

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

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也恐尊卑改官意不從其改梁姓也迺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

自固迺易猛性為梁時猛姊婿比也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沮壞

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比也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

鼓會眾比也告宣宣馳入比也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

衡左官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迺使中

黃門張憚入省宿比也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憚比也言輒從外入欲圖不

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

郎比也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

廕騶騶騎也虎賁羽林都候劔戟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入秩六百石主合干

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弟使光祿勳袁肝音持節收冀大

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

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

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

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

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肝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

從中發音音七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迺定百

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比也充王府用減

天下稅租之半散其園囿比也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

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樂商稱為賢輔豈比也其地居亢滿而能比也愿謹自

終者乎充上極之名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極謂千極也中於道則易

百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

百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

百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

邨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飢之厄

阻難也書曰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况迺傾側孽臣商道與不疑與

曹節等傳寵凶嗣臣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謂統初與張勳定計歸漢也褒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

柔敦遂貪亂謂張勳之亂也

統列傳第二十四



後漢書三十四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三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

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諫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諛也宣帝即位也蓋封萬戶耳父放為成帝侍

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為侍中平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

土純召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

太中大夫使將穎川突騎安集郡徐揚部督委輪督從也委輪轉運也監諸將

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

復國允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

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

議輒召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召純兼

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純召宗廟未定昭

穆失序十九年迺與太僕朱浮冬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
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已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

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已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
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

四世推南頓君已上盡於春陵節侯南頓今欽州光武之父禮為入後者
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春陵侯買光武高祖也

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竝列已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
國嗣無寄推求宗室已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

高帝已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已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
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已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

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已宣元成哀平五

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已下有司
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已明

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已上祭于洛
陽高廟成帝已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

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
迹務於無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
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

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

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臣晉

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并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

帝元始三年春給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謂全帛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

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呂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

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知禮施行呂時

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

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庚矣哉冉有曰既度河間古辟雍記季武太山明堂

經識明堂圖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

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祭帝迺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禮記曰因各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樂動聲儀曰呂雅治人風成於頌

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

兩施易曰雲行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

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季武之業呂二月

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

傳祥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迺東巡岱宗呂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儀令侍中皮弁詣射牛

行事封廣丈二高五尺有玉牒書書其辭

禁掃蕭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准問一茅三春
爲神藉五色土維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

三月薨諡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

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家丞各欲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

固不肯受帝曰奮違詔勅收下獄奮惶怖迺封永平四年隨例

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用反瞻郵宗親雖至傾匱

而施與不怠十年儋耳降附儋耳部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奮來朝上壽引見宣

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曰奮爲侍祠侯侯音見鄧禹傳建初元年

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爲將作大匠章和

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

爲太常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

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

臣民爲本民已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

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音修錄也即時引見

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

陽令陳欽卽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曰病罷在家

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

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

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九千之禮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

子夏曰禮曰修外樂曰制內丘巴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飾心性也巴矣夫恨不制

作禮樂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

已爲漢當制作禮樂是已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

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爲御史大夫八代祖子儒宣帝時爲衛將軍領尚書八純光武時爲司空而大

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四十五

見曹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之同謹條禮樂異議

三事願下有司呂時考定昔者季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

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帝初曹褒於皇帝封禪告成而

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

武之美德為之考制不自祖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以歟而不為也詩頌曰久執

謙謙令大漢之業不巨時成非所巨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

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父復巨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

嗣官至建城門候建城門洛陽南而西門也當洛水序甫卒子吉嗣永初三

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

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勃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收封經歷篡亂二百

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未嘗黜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曹沛人慶者字季公為東下建

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遷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

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為七廟三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

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

禮記正文也大漢當自制禮言損益不同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

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

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曲操言損益不同呂侯

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曰致思焉拜充侍中作章句

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綏傳充業博雅疎通

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

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

廉再遷圉令圉縣屬陳留故城在呂禮理人呂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

人來入圉界吏搆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

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

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魯仲遇盜取二人焉上曰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

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

嚴奏衰稟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

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呂光十一呂興九謂光武十謂明

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

唐之文也治作樂者斯予末小子託于敷終曷呂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

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曰堯靈雷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

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後賢堯禮得之應以為考河命應五德之期

況予頑陋無呂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

中心慙焉蒙知帝旨欲有興作迺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

不制禮作樂呂著功德成作樂化定制禮所呂救世俗致頑祥

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竝臻制作之符甚於

言語言則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

巢堪呂為一世大典非衰所定不可作帝知群寮拘擥難與圖治

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呂不德膺

祖宗弘烈迺者鸞鳳仍集麟龍竝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

類紀於史官至十五朕夙夜祇畏上無呂彰

於先功下無呂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木可

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衰省詔迺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

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詩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夫人臣依義顯君

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

本制改之意拜衰侍中從駕南巡既還呂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

玄武司馬班固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

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其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

不成會禮之家各為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

一夔足矣堯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迺召褒詣嘉德門

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

不合經故略猶疎略也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

既受命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

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

年十二月奏上帝召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

崩和帝即位褒迺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

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監於六馬百石領羽林屬九禮也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

敞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

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

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迺怡然爲

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

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館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內

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湧貴褒到迺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

降其秋大孰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拜

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

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

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剗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

物觀時有救崩救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容備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

生召谷爲禮官尋襄亦善爲容容或作容義亦通也是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

能已也賈誼等曰又誦通制疎略尚書劉策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資文

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猷而終不能故

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視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季章承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文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擬定國憲洋洋

乎盛德之事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算謂章帝廢

調中都殊絕咸陽池黃帝樂也卷六章頌頌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

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

滋章言時代遷後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

律謝臯蘇蘇蘇官襄魯樂官也而制令亟易蘇蘇生周武王之司寇也修補舊文獨何猜

焉言刑樂效久而禮禮明疑之禮云禮云曷其然哉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為

鄉膏夫前書曰鄉有膏夫掌聽訟夜賦稅也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

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止職會同刻十數人皆美服盛飾遂造太學受

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呂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

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

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

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

矣前書曰田何受易于丁寬學成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

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

俱被禁錮嵩字賓賓見趙岐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

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左氏膏肓說文曰膏肓也心下為膏穀梁

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左氏膏肓說文曰膏肓也心下為膏穀梁

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左氏膏肓說文曰膏肓也心下為膏穀梁

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左氏膏肓說文曰膏肓也心下為膏穀梁

廢疾玄迺發墨守鉞膏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

矛已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

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已進權戚不敢違意

遂追湯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

呂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

千後將軍袁隗未為侍中呂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

造門履謂網履未正也之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

國為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句

五百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

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

憲耀世加其高定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注京帝時為謁者僕射太史公

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

侈其門閭一節謂夾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史決獄平郡為生方祠號曰于公祠先

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虔會黃

中寇青部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已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

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

後嘗疾篤自慮已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

去厮役之吏所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

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處謂處士遂博稽六藝

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已

娛朝夕遇關尹檀執坐堂蔡銅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

論世季也須有節自故言也秦時隱于商

離南山已待入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

子孫必有

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

趙王虔

中寇青部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已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

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

後嘗疾篤自慮已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

去厮役之吏所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

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處謂處士遂博稽六藝

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已

娛朝夕遇關尹檀執坐堂蔡銅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

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各謂齊名也

言連牒齊名被召者并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敷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序列也吾

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

呂賜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

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

七十老而備今我告爾呂老歸爾呂事將聞居呂安性覃思呂終業自非

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

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莞莞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

之道研讜勿替敬慎威儀呂近有德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德行

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

雖無紋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頗被爵不就也自樂呂論贊之功庶不遺

一益末所憤憤者徒自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救

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曰其人曰僕誠已者此書傳之其人日西方暮其可

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

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

遣法以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

秀眉朗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玄儒者未呂通人

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

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

面稱弟子何如玄曰仲尼之門考呂四科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語

語也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迺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

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迺病

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勰高才不過傳論云曰辰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夢玄以言之此謂此也既寤呂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

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

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呂下嘗受業者緣經赴會

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

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

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

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玄質於辭

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

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

淵任周書郗慮字元基字元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

稱淵為國器暇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惟一子

蓋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中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

遺腹子玄曰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其中

如前還問之曰即見吾疏乎答曰不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

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異端紛紜互

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

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結也易坤卦

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

訓而長於玄王父祖文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文甫常曰為仲尼之

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曰鄭氏家法云言鄭氏家法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伯仁先歸燈我國祭燈理

純釐理禘玄定義乖衰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

禘之祭也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註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

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中觀記曰興從博士命于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年也將門人

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義也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呂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謂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

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一朝建號而山

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山以西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

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

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易為以國民當國也

其言入何要辭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

其言入何要辭也

國家之守轉在函谷

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雖守轉在函谷也

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

庸用也

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建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

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

關東道不通興迺西歸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

囂於己自飾常曰為西伯復作

西伯文王也作起也

迺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

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罵耳不聽五聲之和

為讒今謂囂之言問者諸將集會無迺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

迺門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曰睿聖三分天下尚服

事殷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

矣武王曰未知天命還兵待時

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

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

高祖征伐累年猶曰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

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

無迺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曰自尊高

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

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假人

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

不可假

人者亦不可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

病之而止

病由難也

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

而徙興舍並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曰將軍僚舊故

敢歸身明德

典普為涼州刺史囂為西州將軍故曰舊也

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

事親之道生事之曰禮死葬之曰禮祭之曰禮奉曰周旋弗敢失

墜

周旋由尊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曰周旋弗敢失墜也

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曰

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曰親為餌

由鈞餌也

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

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

七郡天水隴西武成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擁堯胡

之眾曰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命之使入必為鼎

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

呂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器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適薦

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精義曰臣聞都設之言奸矣鄭設悅禮樂而致詩書也奸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游黃陂當候問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

大夫明年二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曰天災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首領示之辭天反時為災謂災者易也地反物為妖謂辟物失性也往年呂

來適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為六月夏為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故使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

及夏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饗避穀樂用鼓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自責也此言上皆在辭今蓋其純乾

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邲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

也史記曰桓公與管子對爭位許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飾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公自泰歸國懷公故臣邲藹謀燒公宮殺文公公臣首勃譏告之後文公以邲穀為中軍帥穀即邲藹之族之公不以爲仇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

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言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

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呂成屈已從衆之德呂濟群臣讓善之功齊成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

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巨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其若

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

仍見此迺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

垂意洪範之法創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書奏

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巨識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

為識帝怒曰卿之不為識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

無所非也帝意迺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巨不善

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

荆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

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

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蓮音釐勺音酌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

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巨化之會巨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

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

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

遂不復仕客授闔鄉闔音開古字也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眾

眾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

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

賁中郎將梁松巨嫌帛聘請眾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眾謂松

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

受松復風眾巨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

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梁松生驍飛書誹謗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賓客多

坐之唯眾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巨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

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

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迺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已

要致漢使者欲呂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

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苟從狐疑懷土之人

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

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勅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

南單于久居漢地其知形執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

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明帝八年匈奴度遼將置屯在原受和帝不從復遣衆衆

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

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毳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

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

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

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迺復召衆為

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

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

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

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曰為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詔以主之賂帝罷之今議欲復之詔

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曰清正稱其後受詔

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央廢令

續漢志曰廢令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

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

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

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范升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

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迺奏記邑曰升聞子呂人不聞於其

父母為孝臣呂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語孔子曰季武子死於家人不問於其父

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信者是忠臣也今眾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

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

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呂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

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呂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呂

遠者不服為至念升呂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

馳騫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

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黎霍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

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

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一郡為青徐郡升有一言可呂解天下倒懸

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

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固留不還

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

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竝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

呂時退與恭竝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也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

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呂為人師願推博士呂避恭羌帝不

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

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魯國費人也長於卦筮見前書詔下其議四年正

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

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迺罷升

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呂承天臣不述舊無呂奉君陛下愍

學微缺勞心經甄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傳

學微缺勞心經甄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傳

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曰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而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

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

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竝復

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論語孔子之言弗叛言不違道也夫學而不

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曰文約我曰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

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

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友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

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

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迺正雅頌孔子曰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書廢孔子來選迺

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

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

已天下之事所信異者曰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

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以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矣左氏之失

凡十四事時難者曰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

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曰下博士後升為出

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汝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

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欽字子休以有父故王莽自名諱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以前書也王莽

從欽受左氏學曰欽為馱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

賈思至不與鄉里通曰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

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曰為左氏淺末不宜

立

立元聞之迺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撥理也詳深見公羊傳

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

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

專已盡之詳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

辭已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

至言不合眾聽故伯牙絕絃伯牙善鼓琴鍾子期為聽相與為文子期死伯牙絕絃

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不取人曰石也荆其右足武王

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

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

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次史公違

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嫖黷微辭嫖

于故小差撥為巨謬嫖甲也黷垢濁也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摘數

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誠記小為

升等又曰先帝不召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

愚臣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

當營洛邑盤庚都於自以遷于殷又王都鄭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季武

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季

宣皇帝在入間特問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

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至今與公羊並存

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

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讒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

從禮之與若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拜論語孔子曰讒冕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

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說離朱與師曠不

為新聲易耳相潭新論曰音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

涓告之曰為我聽焉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

聲頌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
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
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

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

先聖之積結泚汰學者之累惑泚汰猶洗灌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

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已獨衣召見俯伏庭

下謂織毛為布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

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

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大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元新

忿爭迺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臣左氏之立論議謹詳

自公卿已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臣才高著名辟司

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

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故武王曰太公為

師齊桓曰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論語近則高帝

優相國之禮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劔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相之權太宗季文也中書省為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郎通

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臣偷天下偷竊

況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臣刺舉為明徵計

為直至迺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君刺效婢言其主罔密法峻

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後竟

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臣文王有

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誡之曰我文王之弟也王之叔父

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可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

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

之宜下其議司馬遷也李通罪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歆府數陳當世便

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臣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為文帝子梁王

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召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何也

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風俗通曰塗姓

塗山氏之後世字子真受尚書於胡常見明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

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呂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

學兼通九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禮下姓自為兒童常在太學

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

愷悌多智思做儻有大節拾遺記曰悌也言有和樂尤明左氏傳國語為

之解詁五十一篇詁詁氏三十一篇也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

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用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召問臨邑侯

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孫北海子復不能對為遠博物多識帝遣召見遠問之

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鸞鷲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宣

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仍類也古帝時神雀再見史為帝物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人朝也

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竝校祕書應對左右肅

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

白虎觀序宮雲臺帝善遠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一傳者遠於

是其條奏之曰臣謹摛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

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

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

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各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贊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

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鄭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費遂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肯死歸也書以義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贊于祭仲者何贊于伍子胥者何贊于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其

殊左傳楚平王將設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其

之奔說城為毀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無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仇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仇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鄭其私以整齊奔

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職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諱也

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眩以溫來奔又何以無邦與通也曷為通溫曷首于孫宜好地質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手叔術讓國也其相殊絕固

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詰藏之祕書建平中建平哀帝年也侍

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

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也劉歆建平二年左氏哀帝令改禮諸儒講論其義諸儒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

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

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已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

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在傳

誠天下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仇乎委質策名職乃爵也效于成何以事君又曰棄父

之命慈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見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三人漸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

人不在邊五細不在疑水火必折尾火不掉是強幹弱枝也又曰毒而不汚惡惡而

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藏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且三代

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

施孟孟言梁丘賀也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今三傳之異亦

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旨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

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也五經家皆言顓頊

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為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為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堯師以上德王即顓頊當

為堯也高辛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為火德也左氏曰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

則漢不得為亦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

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為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曆也是已麟鳳百數嘉

瑞雜還雜還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二十九麒麟見百十二白虎二猶朝夕恪勤游

惰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覈實也若復留意廢學旨廣聖見度幾無

所遺失矣廢學謂左氏傳也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

羊巖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旨左氏公羊高作春秋傳號曰公羊春秋巖彭祖顏安樂俱愛公羊春秋故公羊何嚴

羊巖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旨左氏

羊巖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旨左氏

顏之學見前書也 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竹簡及紙也 遠母常有疾帝欲加賜呂校書

例多特呂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

無人事於外無人謂不廣交遊也 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

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

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 歐陽齊人也為詩中八魯人也為韓詩韓

遷逵為衛上令 北齊衛上令 人掌南北宮 秋此六百石見續漢志也 八年遷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

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

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 千乘王國郎 宣帝子也 朝又受業黃門著學者皆欣

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呂逵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

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

不國汝郁帝即徵之蒞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

應辭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 祝也東觀記曰祝少賓乎曲直者輒言敢

祝少賓乎心不直 若終不取祝也 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呂老病乞身帝賜呂大

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 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索親其異之因字曰異也

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為魯相呂德教化百姓稱之流入歸

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

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 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持之事制祀國體原本數

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卒大官永元十三年卒

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呂焉爾 言賈鄭

桓譚呂不善識流亡鄭與言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 言賈鄭

文致最差貴顯 賈逵附會文致最顯 世主呂此論字悲矣哉 言時主不重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

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饒猶流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

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同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

呂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士也永元中為會稽太守

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

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已千

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自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迺減定為

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迺移書開購

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

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

病後徵四遷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嘗朝貢感聞霸

名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答眾人笑其不識時務後賞為五更會

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自

葬焉葬焉一縣名屬泰山郡也曰延陵李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

足減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

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

匠翟圃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諡曰憲文中子也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

夙儒借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

巷次召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已為業

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

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

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漢安元年順帝特

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

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

約守節貧而樂道

輕貴樂賤窺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此徵命盤桓

未至將王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呂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己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呂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呂篤疾不行年七十終于家予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曰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

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呂自劾也陵對曰

玄

明府不曰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曰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弟

玄字處虛沈滌有才略呂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呂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呂卓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由廬被褐帶索叟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曰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已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呂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迺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

之言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

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州南及董卓乘

政聞之辟召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召兵不得已彊起至輪

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陽縣城西南

贊曰史世儒門賈鄭名學眾馳一介爭禮甌嗛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

勿使無以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

中其人公肥

詠非亦受此語曰入于欲知豈也言不自也

和年

子年

子年

范曄書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